

>>>当音乐遇上文学，歌手也是作家
音乐，永远是我们的精神食粮。献给所有热爱真实声音的人们。

暗处低吟

李皖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013036702

>>>当音乐遇上

I267.1

1297

音乐，永远是我们的精神食粮。献给所

暗处低吟

李晓 著



北航

C1644856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I267.1
129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暗处低吟 / 李皖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339-3506-1

I. ①暗… II. ①李…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 250929 号

选题策划: 田 禾

责任编辑: 柳明晔 田 禾

装帧设计: 邓 蕾

责任校对: 杨爱英

责任印制: 朱毅平

暗处低吟

李皖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 151 千字

印张 13.5

插页 1

版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506-1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北航

C1644856

李皖

著名乐评人，职业报人，业余写作。著有《回到歌唱》、《听者有心》、《民谣流域》、《倾听就是歌唱》、《我听到了幸福》、《五年顺流而下》、《人间、地狱和天堂之歌》、《多少次散场，忘记了忧伤——六十年三地歌》等书。在《读书》杂志开有专栏。曾任《武汉晨报》副总编辑、《人物汇报》和《文化报》总编辑。以及担任华语音乐传媒大奖第二、三、四届评审团主席。





听不一样的声音，看不一样的文字

“喊音乐”书系

当音乐遇上文学，歌手也是作家

> 自序

歌手、乐评人消除说：“这个世界上，环境险恶，人心不古，二流的歌手有着一流的名声，他们颠倒了好坏的标准，如果不是我在百无聊赖中试探性地去听这张唱片，那我就可能错过了，永远不会知道有一个‘五条人’，在唱着最好的民谣。”

音乐人陈伟伦说：“抒情确实需要纯粹，用自己的方式。这个时代，资讯爆炸，拼命转发，确实需要纯粹地抒情一会儿，用自己的方式。”

他们说的，都跟这里的背景有关。

比如这阵子，我听到了“五条人”《一些风景》，听到了关栋天《短歌行》，我称之为“伟大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如此作品不可想象，不可能在那时候出现。但是现在出现了。

但即使是出现了，你也听不见。那个我们标榜的“我们”，听不见。这使这个时代喧哗无比，又寂然无声。时代最优秀的东西，已经发生，但它们在暗处，众人听不见。

所以，这本书的一些篇什，只是低吟，是低吟对低吟的低吟。已经有十多年，我发现，我正在变成一个偏执的唱片推销员，我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推销。是让我自认为杰出的、值得换取你一点时间、却在众人场合再也听不见的声音，被尽量多的耳明人听见。

耳明？耳鸣？耳背？耳聋？耳畔惊雷？耳边风？……不幸且万幸，这正是我辈在这一段时间，在音乐的世界里，不断经历的若干并置概念。

好福气。换别的时间我不换。

李皖

2012年9月22日星期六于东湖边



[01] 非政治关键词……002

006……

[02] 试唱·缘起——我与《读书》的相遇

[03] 李宗盛，李主席，向前一步……012

014……

[04] 新的“新裤子”

[05] 生活调味品……020

024……

[06] 在亚洲中心

[07] 撞开大时代大门的人——五评罗大佑……028

040……

[08] 毛里塔尼亚的立体灵魂

[09] 距离圣经一公里……043

060……

[10] 阿拉伯，阿拉伯

[11] 弗拉门戈：力图驶向灵魂的旅行……063

076……

[12] 呼伦贝尔的孩子们

[13] 那个叫萨顶顶的汉人……080

086……

[14] 就台湾金曲奖答新浪问

[15] 只想听音乐……090

093……

[16] 全世界最熟悉的陌生人

[17] 情种马条……097

098……	[18] 中国的“沙子”
[19] 迈克尔·杰克逊何以称王……102	
114……	[20] 双重性格的幻想
[21] 伍德斯托克还剩下什么……116	
126……	[22] 窦唯：不用语言的思维可能吗
[23] 多么遗憾，我不能悲伤……131	
135……	[24] 挥霍吧 ^①
[25] 伍德斯托克：自由，纯真和信仰……139	
145……	[26] 《卡萨布兰卡》的流行解读
[27] 陈琳：歌唱明星的非正常死亡……149	
152……	[28] 凯塔老爹
[29] 百度十年：娱乐的未来之路……157	
160……	[30] 这歌里不想什么事情的意义
[31] 暴雨未至……162	
164……	[32] “印音乐”印象记
[33] 乐坛好声音，李皖鉴碟……168	
203……	[后记]



暗处低吟

鸡零狗碎，所有字迹，都在这里。没隐瞒什么或抛弃什么。
那个我们「标榜的『我们』」，听不见。这使这个时代喧哗无比，又寂然无声。
时代最优秀的东西，已经发生，但它们在暗处，众人听不见。





/非政治关键词

一直以为Carsick Cars是唱英文的。你看他们的队名都取得这么不老实，明明是一支北京摇滚乐队，偏偏取了个洋名，“Carsick Cars”，什么意思？“晕车的车”？

早先，Carsick Cars在网上流传一首歌，歌名叫“棍”，歌词一个中文字没有，全文是：My body shakes/My teeth are fake/I touch her legs/She's feeling good/Cause of all the sins and the/Cocaine……歌曲的高潮就在这Cocaine，就是可卡因，主唱张守望将Cocain、Cocaine尖着嗓子叫了好多遍，吉他噪音变化多端细细密密滴水不漏，酷似Sonic Youth（“音速青年”，美国实验乐队），听了叫人佩服，但是不喜欢。我屋子里的打口碟已经有4000多张了，堆都堆不下，多一队中国人唱英文摇滚，还可卡因，可卡因！可卡因早在40年前就被纽约城的娄·里德唱过了，现在还唱，而且是像美国人唱京剧似的由中国人装着洋腔唱，有什么意思？

2008年，可能是秋天吧，Carsick Cars在2007年初录制的那张同名处女作终于公开出版了，买了一张，全部听下来才知道，他们大多数时候还是唱中文的。而且这中文，莫名其妙地好。

最莫名其妙的是这样一首，《蘑菇》：他说他要上/上山采蘑菇/村长向他收了/十朵鲜艳的蘑菇/他鲜艳的箩筐/变成了红色的蘑菇。什么意思？不知道，但是出现了这样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村长，红色，蘑菇。

我预感到，2000年在新疆乐队“舌头”那里孕育的种子，在这“晕车的车”里又发芽了。面对着中国人的主流思想和情感，他们没拿着枪，没拿着炮，甚至也没有子弹，只是拿着细得看不见的锈



Carsick Cars乐队

铁针，刺啊刺，刺啊刺。甚至这么说都过于严肃了，或许他们就是把创作当玩笑。

不管怎么说，这是暗讽的艺术，歌唱者一脸狡黠的坏笑。他把胳膊都给捐了/他把脑袋也给捐了/然后他就戴上一顶小黄帽/他就成了志愿的人/他把财产都给捐了/他把老婆孩子都给捐了/然后他就戴上一顶小黄帽/他就成了志愿的人。《志愿的人》，就这么

8句，极为荒诞、搞笑。志愿，志愿，捐献，捐献，却捐掉了身体，捐掉了脑袋，捐掉了自己的老婆孩子；然后，戴上了一顶小黄帽！好滑稽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可能不是这外表，但骨子里就是这样想，就是这样在宣扬、在默认，中国人的、非常中国的意识！从没有谁这样把它剥得精光丢到解剖的手术台上，“晕车的车”这样干了，触目惊心。

不知是有意无意，Carsick Cars的歌名，在我看来，无形中排列成一组中国关键词：志愿的人、蘑菇、中南海、熊猫、厚道、广场。这组关键词不关政治，不关社会、文化，就是一组无厘头、好像没什么心计的东西，好像不小心碰到了说说，说的方式也不正经，只是瞎逗、有趣。它唱《中南海》，你听到一半才明白，它唱的是香烟“中南海”。它唱《熊猫》，这么唱：熊猫想把眼圈摘除掉/熊猫想要一张美丽的彩照/熊猫的小愿望/是他纯洁纯洁的情操/熊



猫的小愿望/他想变得和你们不一样/熊猫想把竹子全部都吃掉/熊猫想要一次完美的性交/熊猫的小愿望/他不想再被迫与你性交/熊猫的小愿望/他想变得和你们不一样。



好玩吗？好玩。但听到后面，长达两分多钟的吉他纯噪，前半截歌颂、后半截暴力，把耳朵折磨得沉痛、严肃，让你一点都笑不起来。熊猫是中国的国宝，熊猫像一个奴隶，Carsick Cars写了一个想改变这一切的熊猫，想改变的或许不是它的“国囚”状态，而是跟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关的生活，他想摘掉眼圈、变彩色、完美性交、不被迫性交，总之，变得和你们不一样！熊猫的小愿望，熊猫的小愿望啊，这里埋下的绝对是惊雷，而不是爆笑。

它还唱了《厚道》，“厚道”这个词因为冯小刚的电影《手机》，而成了中国人的热门词语。Carsick Cars这么唱：他说做人一定要厚道/他说做人一定要低调/他说做人一定要保持贞操/这样我们才能解决你的温饱/这就是我们坚持的调调。听听，生活幽默是在哪儿急转弯，与政治大词儿接了壤，变得荒诞不经，黑色幽默，严肃吓人。

还有一首我没谈到的中文词叫《回授》，与其他歌不同，这是一出黑色荒诞悲剧，黑色得叫人透不过气来——一个看穿了钱和所有假面的人，执意要出发到别处去，因为他看穿了钱，身上只带了干粮，结果在路上他被劫匪捅了，因为他身上只有干粮没有钱，“鲜

血沾满了他的脚面！”这首歌的现实寓意不那么容易说清，但是很鲜明，很刺眼、刺激，这像用离题的方式押题，虽然完全不相干，但是因为心中的噩梦、惧意太强烈，你还是一下子意会到了恐怖，毛发皆竖。





02 / 试唱·缘起 ——我与《读书》的相遇

还没上学，六七岁，整日在院子里闲荡，整日嘴里咿咿呀呀，周围的大喇叭也咿咿呀呀。虽然听不懂词，却已能整本整本地唱《红灯记》，唱《智取威虎山》。邻居的冯家云总是跟人说：“隔壁的小三子怎么就这么能（耐）呢？这么小，就什么都会唱。”

小三子就是我，我的小名儿。

从小到大，音乐就像是我的空气，我的呼吸，每天都在发生，时时伴我成长，从没觉得有什么，从没觉得它是什么特别的玩意儿。

大学毕业，分到长江日报社（武汉）。两年后，全国城市报纸兴起“周末”热，《长江日报》也“周末”了。办“周末”的王锋说：给我写两篇儿吧，流行音乐，随便写。

王锋知道我能唱，听歌多，所以有此一约，我们是同一报社同在单身宿舍厮混的哥儿们。

这样，有了第一篇：《我们有话要说》，比豆腐块大不了多少的一篇东西，从李宗盛、罗大佑、崔健写到马兆骏（《读书》发表时错成马北骏）、陈升、郑智化。那时候还没乐评这玩意儿，说乐评，一般是指古典音乐，对流行音乐，更通常的叫法是“资讯”。

《我们有话要说》就像资讯，发在《长江日报·周末》底版，我记得位置并不是太显眼，但报社所有的同龄人，上过大学的编辑记者，从82届到90届，突然都开始跟我搭讪，有意无意提到这篇稿子，说两句。本来，我们在一起往往是下棋、打扑克、搓麻将，不太有正经话。

有一个棋牌麻俱佳的学长，才子，有一天趑到我的办公室，装出像是无意经过的样子。跟其他几位同事搭讪后，就坐到我的办公桌对面，然后直视着我的眼睛，认真地说：我很嫉妒你呵，真希望

这篇文章是我写的。

他的眼神，我至今记得，真真诚，真感人。

遽然有悟：原来那些流行歌曲，那些发生在我心里的场景、感动，也是许多人的感动，也是许多这个年龄的人都经历过的，尽管我们从不谈论。真要严肃，我们谈论的都是尼采、萨特、《洛丽塔》或《金瓶梅》；但流行音乐，一直却是我们心里的隐秘，是几代人成长的年轮。他们跟我一样，从没有正眼瞧过它，但一直用最敏感的心接触它，用最生动的记忆念记它，用最自然的态度靠近它，由此展开对时代、世界和人生际遇的认知、抒怀和想象。

我一直当歌曲是无足轻重的生活琐碎，如同一日三餐吃喝拉撒，没想到它是一代人的正史，是共同经历的密码，是骨髓里不知不觉的真性情。我身边的几个文才，李鸿谷、刘洪波、陈明洋，建议我把稿子投到《读书》去，我按住心没投，觉得不够好，够不上《读书》的水平。《我们有话要说》所谈论的对象，虽然是我尊敬的，但我知道在正派文化人的眼里，是俗曲；而《读书》所涉领域，都很高雅，这让我犹豫。很奇妙，那时候报社里的年轻人人人都看《读书》，几乎是人手一册。

事情过去了一个月，有一个周末没采访任务，闲在寝室，突然间来了新的感悟，把《我们有话要说》扩展开来，增补了一些内容，一冲动，寄给“《读书》编辑收”。这是我第一次投此类稿，以前投过二三诗歌，从未有幸发表过，只接到编辑的退稿或回信，或说要我修改。我那时人不骄傲，但是心性极高，只觉得诗歌天成，一字不能动。受过几次挫，索性再不投诗，写了只给自己看，自觉伟大，蔑视编辑。所以我是个毫无经验的、失败的投稿人，随稿件是不是附了短信，我现在已不记得，但按我的天性推想，应该



是没有。

大概过了约一个月，收到了回信，牛皮信封，用蓝黑色印着《读书》的logo和地址。信很短，大意说：《我们有话要说》内容很好，将发在某一期《读书》上，勿将稿件再投往别处。信末署名“吴彬”。又等了两个月，我的第一条稿件就发表了。

并不很激动。虽然我认为《读书》是中国最优秀的杂志，汇聚了思想最深邃、最敏锐的一批海内外学人，我以能与他们同伍为荣，甚至有一点吃惊。但等我把自己的文字从《读书》上读过一遍，心里无风无浪，只觉得写得极差，觉得应该继续写，不能留给人这么差的印象。

于是，又写了《小心，别弄丢了你的耳朵》、《突变的音乐时代》、《Rap，说得下去吗？》、《口号背后》。我不想把自己陷身在音乐里，更不想陷身在可能会被文化人诟病的流行音乐，所以，写得比较开，可着劲儿想往外面扯。《小心，别弄丢了你的耳朵》是对音乐录影带的思考，探讨影像与声音各自的位置；《突变的音乐时代》评的是三联一本书；《Rap，说得下去吗？》是对当时大行其道的中国说唱风的批评；《口号背后》力图对1978年至1993年口号的变迁、社会崇尚的模范标准以及中国人的政治人格和精神动荡作一个分析。它们全游走在音乐的边缘，离流行音乐不远，绕着它转呀转，却始终不想推门而入，只情愿做个旁观客将自己视为时风和社会的观察者。

这些东西都在《读书》上发表了。每次发表前都会收到编辑部的信，信用圆珠笔，笔迹随意而秀气，不作不张，不卑不亢，信末署名“吴彬”。没来由地，我一直以为吴彬是先生，直到报社一位作家告诉我，《读书》的编辑都是女性。

写到大概第四条，也就是《Rap，说得下去吗？》那条稿件，吴彬提出要我写专栏，专论流行音乐。我没敢答应，迟迟疑疑半年，原因？觉得自己没那料。当时，生存的压力、时代的动荡已经开始明明白白冲击任何客观存在和想象中存在的书斋生活。以前天天读书、时时思考的状态，此时已离我甚远。1993年，我整天的记忆都是骑着自行车、搭着公交车、坐着采访车在外面乱蹿，然后回到报社立马可以就地写一些报道。读书的时间几乎没有，写作的日子更是难寻，这样的生活，让我没有任何信心可以持续地写出供《读书》发表的文字。

但半年后想通了。灵魂实在感到饥渴和贫瘠，想拯救它。既然时间满载得心灵再无立锥之地，随时感觉要死掉，那么一个专栏的约定，岂不是给了它一个存活、生长的空间，有时间要长，没时也要长？所以最后回过神了：这是我的运气，好歹得抓住。

1994年7月，“听者有心”开张了，第一篇的题目是“满街都是寂寞的朋友吗？”，印上了当年7月号的《读书》封面。

从此这么写下去。日渐练就一个本领：在路上、采访间隙、吃饭时间听随身听，想一些事，谋划文章的开头、结尾和中腹，灵机四时而动，文字全在脑中形成，在脑中修改数遍。有时候想得太妙，生怕忘了，随手拿笔涂写在采访本的边边角角，然后，寻得某一晚夜静无人，把它从脑中、从纸片上搬下来，复写到稿纸上。

定专栏名时，我对吴彬说：特别羡慕辛丰年老先生的“门外谈乐”，我也是“门外谈乐”，这栏名给我用该多好。从“门外谈乐”想到了“乱弹琴”，就想以这仨字儿做专栏名。写到那封信快结尾时想到了“听者有心”四字儿，加上去作为又一种方案。我记得还有其他方案，现在完全记不起来。

